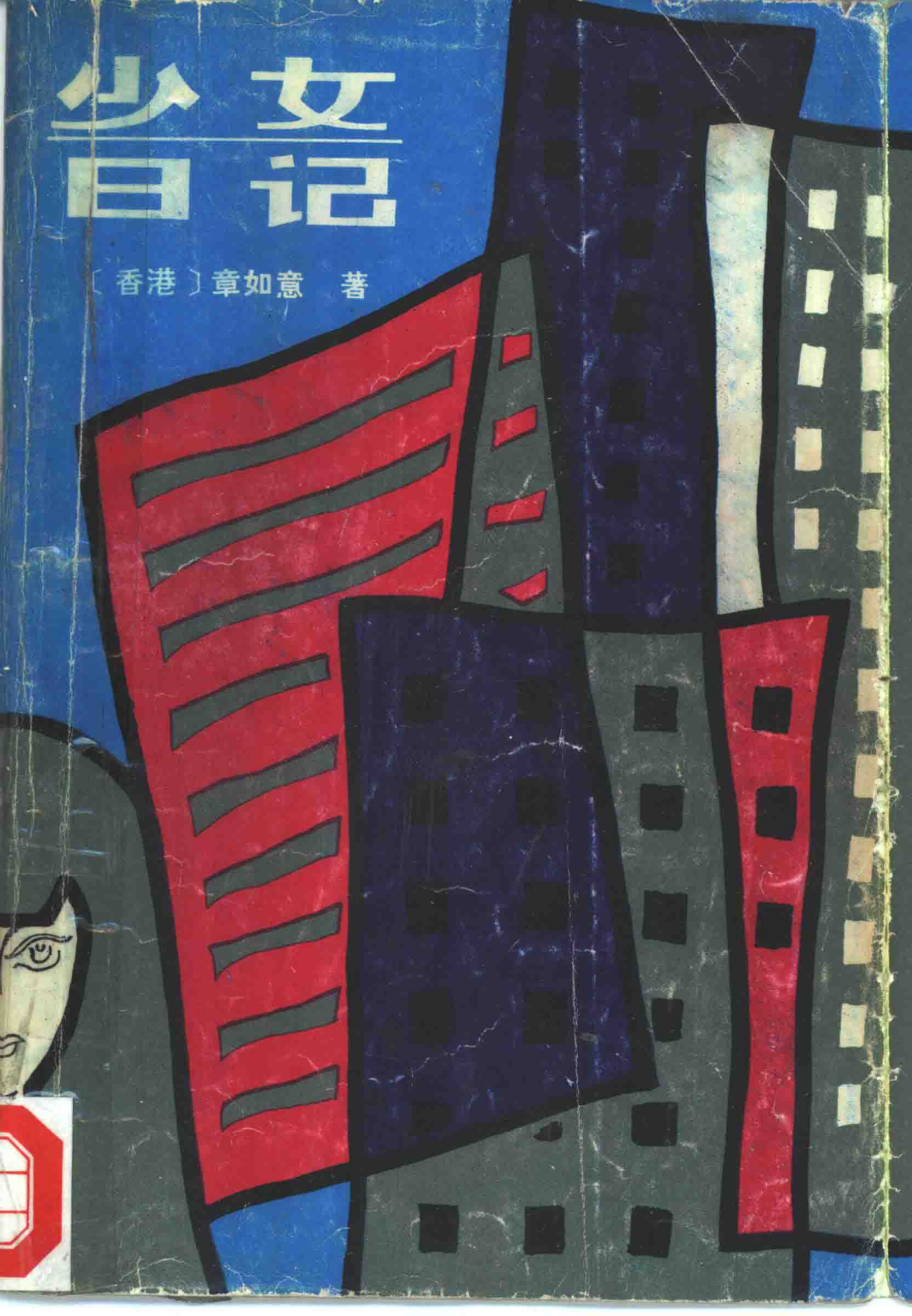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少女 日记

〔香港〕章如意 著



# 少女日记

---

〔香港〕章如意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南昌

少女日记

〔香港〕章如意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宜丰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25 字数 32万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1,5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391 定价: 2.00元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  | 一万元失踪之谜·····  | ( 1 )   |
| 二  | 新鲜的见解·····    | ( 25 )  |
| 三  | 抵抗他的进攻·····   | ( 33 )  |
| 四  | 遭禁闭了·····     | ( 48 )  |
| 五  | 失去自由的日子里····· | ( 77 )  |
| 六  | “皇帝”的特赦·····  | ( 94 )  |
| 七  | 下落不明·····     | ( 108 ) |
| 八  | 一万个不放心·····   | ( 136 ) |
| 九  | 堕入五里雾中·····   | ( 149 ) |
| 一〇 | 有了新消息·····    | ( 163 ) |
| 一一 | 兄妹之间·····     | ( 171 ) |
| 一二 | 濠江暗晤亲人·····   | ( 180 ) |
| 一三 | 为寄萍不平·····    | ( 190 ) |
| 一四 | “锦囊妙计”·····   | ( 216 ) |
| 一五 | 枉费心机的布局·····  | ( 227 ) |
| 一六 | 又投进了牢笼·····   | ( 241 ) |
| 一七 | 偷逃失败了·····    | ( 258 ) |
| 一八 | 交换自由的条件·····  | ( 287 ) |
| 一九 | 离奇的绑票案·····   | ( 298 ) |
| 二〇 | 非走不可·····     | ( 316 ) |

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二一 | 荒谬的喜宴·····   | ( 327 ) |
| 二二 | 不寻常的遗嘱·····  | ( 331 ) |
| 二三 | 勾心斗角·····    | ( 347 ) |
| 二四 | 揭开生活的新页····· | ( 354 ) |

·

## 一 一万元失踪之谜

×月×日

人家都说我喜欢笑。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不喜欢我的人，看见我笑，就会恶狠狠地说：“笑，笑，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好象我笑那么一下，就得罪了他似的。象三姨太就是那样的人。三姨太以及家里所有不喜欢我的人都是那样，只要我笑，就似乎是得罪了他们。

不过，喜欢我的人呢，看见我笑，就会说：“跟你在一起，最开心的了。”

妈妈有时见我笑也骂我，说我“吃饱无忧米”。不过，多半时候，妈妈见我 从外边回来，也总会笑咪咪地迎接我。

我往往问她：“妈妈，你笑什么？”

她往往这样回答：“是你笑嘛！”

我的同学和朋友们，有些也不大了解我，不明白我为什么爱笑。有些人，还以为我的家庭很好呢。其实，我的家庭环境，谁听了都会头痛。到目前为止，最了解我，知道我为什么常常笑的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十一哥。在家里他排行第十一，我排行第十四，他大我没几年。他有时会跟我说：“象你这样，笑笑也好！”

十多天前，小茹的哥哥晓如曾经问我：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我笑说：“我居无定所。”

他以为我开玩笑，又问我：“你到底住在哪里？”

我说：“如果你三天以内找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住在哪里。但是，三天以后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住在哪里。”

“你要搬家么？”他问。

我笑着摇摇头。

“那么，你要到外埠去？”他说得有点紧张。我却扑嗤地笑了起来。

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：“小茹还说你坦白哩。”

我说：“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你怎能说我不坦白？”

真的，许多人都认为我很神秘。因为，他们有时问我：“你家境怎样？”我说：“我很有钱，也很穷。”他们有时问我：“你家里有多少人？”我会回答说：“有几十人。不，只有三个人。”他们有时又问我：“你读书还是做事？”我说：“我有时是日校学生，有时是夜校学生，有时是工厂女，有时是文员。我身兼百职。”

其实，我回答的话句句坦白，句句依据事实。但是，人家听起来，不是说我神秘，就是说我不老实。唉！其实，有时坦白真难，比方说，我对晓如的印象并不坏，我并不打算瞒他什么。如果他再问我的身世，我可以一五一十地全都讲给他听，我不觉得有什么应该瞒人的地方。只是，世事有时就是那样奇怪，你跟他说真话，他以为你开玩笑。

好容易抽点时间写日记，却还是让这样那样的事情打断。妈妈的心一定很烦，叫我叫得象喊救命一样。等我走到她跟前，她却麻木地不说什么，挥手叫我走开。我知道，她是为我的事心烦。

×月×日

今天，接到小茹的来信。好长的一封信啊！写满了三张信纸。

小茹是我的好朋友，她去了加拿大学看护以后，我们就经常靠写信来谈心。但她这次信里有一段话，叫我看了就想骂她。

小茹在信里说：“你的笑容，在他心目中，是全世界少女中最美的笑容！”她所说的“他”，指的就是她哥哥晓如。

小茹这小鬼，我讨厌她跟我说这句话。我认识晓如没多久，小茹临去加拿大前一个月左右，才正式介绍他给我认识。认识以后，我也从没有单独跟他来往过。倒是小茹走了以后，大约十多天前，在路上碰见过他一次，他约我去喝咖啡，谈了大约半个钟头左右。此外，就是昨天。

噢，昨天，对他是不是随便了一点？

噢，我讨厌小茹信里说的这句话。这句话使我心里起了许多杂念，我非写信骂她不可。

不过，她这句话也使我对晓如的友谊，多了几分考虑。噢，我不要考虑这些。我不要，我目前的生活好不稳定啊！我的生活操纵在别人的手里，我妈妈的生活也操纵在别人手里，自己的生活不稳定，一切思想无从生根，一切判断，也都没了准则。我的天，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象我那样，过着那样奇怪的生活的吧！

为什么我老想起昨天的事呢？昨天，晓如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是把他当作普通朋友看待的呀！他倒是很熟络的。他微笑问我：“你又说你居无定所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我没有说谎呀！”

“你那天在咖啡室说，如果三天以后到这里来找我，你就

可能不在。现在，我是十天后来找你的，你不是还在这里吗？”他说着，微微侧着头看我。

我说：“我只是说我可能不在，我又没说我一定不在。”

“就你一个人在家？”他又问。

“妈妈带弟弟去看病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“你家里一共只有三个人，并不是有几十个人那么多呀？”

“你为什么硬说我家里只有三个人？”

“你刚才说的。”

“我刚才只说我妈妈带了弟弟去看病。”

“你这屋子，绝装不下几十个人。我妹妹信里也说你家里只有三个人。”

我也不知怎地，又扑嗤地笑了起来。我说：“我还忘了给你斟茶。你妹妹常常给你写信的么？”

“她懒得要命。老远寄来一封信，有时，连一张信纸也写不满。”

“她写给我的信倒是很长的，每次最少三张信纸。”

“那我真羡慕你了！”

妈妈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晓如正在滔滔不绝地说话。也许他问我问得太多，这也问，那也问，问得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，便赶紧说说自己，弥补一下。但见妈妈回来之后，他又不好意思起来。这一来，他又象关了水喉似的，再也没有一句话说出来。

我向妈妈介绍，说这是小茹的哥哥。听见小茹的名字，妈妈便收起了诧异的眼光。不过，她还是免不了向晓如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妈妈似乎很疲倦，不但疲倦，而且紧张、忧虑。这两天，家庭纠纷本来已告一个段落，妈妈的心怀，也舒坦了好多，但

不知妈妈刚才出去，又碰见了什么意外。

妈妈打量了晓如几眼之后，就把手里那包中药给了我，说：“快给弟弟煎药去！”

“好！”我接过药，就进了厨房。

本来，这时候，晓如应该告辞才对。可是，不知怎地，他还舍不得走。我打从厨房出来，看见他还直挺挺地坐着，这一来，我只好把他撇在一边了，拿起熨斗，就熨起衣服来。

衣服堆满一箩，男装的、女装的、西装、唐装、好料子、粗布全都有。他打量着我那箩衣服，沉默不语。似乎那箩里有许多秘密。打量了半天，他终于又忍不住问：“你家人口的确很多，各式人等都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说完这句话，他的脸微微发红，大概又觉得自己问得不对了吧？

我爽朗地说：“接回来熨的。恤衫两毛钱一件，西裤三毛，西装一套一块钱。……”。

他恍然大悟，松了一口气。刚巧这时妈妈又大声叫我做那做那，他只好告辞。

妈妈老埋怨我写日记、看小说。我们的经济情况的确紧张，手停口停。我拿时间去看小说写日记，钱就挣得少些。钱挣少了，买菜买米就伤脑筋。伤起脑筋来，妈妈的心头便又矛盾起来。她就会眼红红地说：“秀珍，你还是回去做小姐吧，回到爸爸那边去吧！”

其实，我自己的思想何尝不矛盾呢？我倒不是为了做不做小姐这个问题，而是为了前途。

前途，这是两个多么抽象的字眼！前途，摸不着，看不见，想不明白。但是，一个人必须每日每时都考虑自己的前途。每日每时都要选择一下：自己该这样走呢，还是那样走呢？

我羡慕那些对自己前途充满信心的人，羡慕他们能拍拍胸膛，毫不犹豫地往前走。但是，我的前途，却一片渺茫。我希望有人带领我前进，而且，不会带我走错路。然而，这个人会是谁呢？

刚才，夜已深了，三姨太突然坐着私家车来，和颜悦色，笑容满面，还拿了一万块钱来，跟妈妈说了好些委婉的话。

这样的一万块钱，想下去，就叫人寒心。这一万块钱，是对妈妈的挑战。

×月×日

前天晚上，妈妈没上三姨太的当，坚决不肯收下那一万块钱。但三姨太却硬要把钱留下。临走，她还说了一番什么“自己人，不要见外”这一类的话。

妈妈不要那一万块钱是对的。尽管那笔钱可以解决目前很多困难。可是，目前困难解决了，以后的困难就会接踵而来了。三姨太怎会白白给我们钱呢？收了她的钱，以后你想不听摆布都不行了。

昨天，奉妈妈之命，我把那一万块钱送回去。临出门，妈妈再三叮咛，叫我小心，别把钱丢了。我说：“你以为我是小孩么？”妈妈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却欲言又止，终于没说出来。我知道妈妈想说什么。妈妈始终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回爸爸那边。其实，我自己何尝放心自己？

我是上午十点多钟出门口的。我预料去到的时候，三姨太刚刚起来吃早餐，我预想把钱放在她早餐桌上就走。但是，一切预料都落了空，阿彩告诉我三姨太不在。也许阿彩是奉了三姨太之命骗我的。要不然，为什么三姨太的车子还在车房，司机也在车房外站着呢？而且，我进门的时候，明明问过花王阿

胜。阿胜明明告诉我，三姨太和老爷都在家。唉，我真是后悔，当时没有硬闯进屋里去。要是当时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闯进去把钱交还给她，那么，我晚上就不至于上那个大当了。我敢肯定，晚上的事，一定是三姨太有意安排的。一定是她这个狠毒的家伙！噢，可惜我没有证据证明她搞鬼。唉，我太不够机警了。我当时为什么那么糊涂啊？现在一切都没法挽救了，让妈妈哭干了眼泪也没法挽救了。但是，可怜的妈妈啊！我不能让你哭！

噢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从隔壁回来了，我得赶快放下笔。

现在夜已深了，我得偷偷起床。现在，我得好好策划一下，我下一步该怎样对付。噢，日记本啊，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好伴侣，我把一切事情，都坦白告诉你，你要好好替我设想一下，好好替我安排一下妙计。第一，我把丢了一万块钱的事，瞒着妈妈，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？我想，我没错吧？我怎能不瞒住她呢？不瞒她，她知道了会天天埋怨我，天天流泪，这对事情有什么好处呢？唔，我想，我瞒着她是对的。

第二，我得好好地想清楚，这事到底是不是三姨太搞的鬼。唉，不用再想：一定是她，一定是她。昨天晚上，我去以前，我明明打电话找过她。她是知道我去的，虽然我没说明是还钱给她。但是，以她那么精明的人，怎会猜不到我是带了一万块钱去的呢？她既然知道我去，她就会想出那么一个诡计来。她叫人把我手提袋的钱偷去，使我没钱还给她。她想得多妙。肯定是她搞出来的。只怪自己当时太不机警了。不过，现在，当已经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
即使拿了她一万块钱，已经是上她的当；现在，钱没拿，还被她当作我们拿了，这就上了双重的当。我把这一切，又都瞒着妈妈，这使我陷入重重苦恼中。不对，我应该把这一切告

诉妈妈才是。妈妈和我一起应付这个局面。不，不能告诉妈妈。

我冥思苦想，想了一整夜，才想到一个应付的良策。我决定去找爸爸一趟，但是，想不通过三姨太，单独见爸爸一面，这件事也不是轻易办得到的呢！

妈妈老怪我失魂落魄，熨焦了人家一条西裤，要赔给人家，越穷越见鬼。她一点也不知道，这两天，我的苦恼有海样深，也难怪，她看见我整天笑口常开，又怎知道我心中的事呢？

今天晓如又来找我，我刚预备出门。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一个单独见爸爸的机会，我绝不能错过，只好老实告诉他我有事。他却说顺道送我一程。

晓如的个子真高，他的样子一点也不象小茹。不过，我相信，他跟他妹妹一样，都是诚实而规矩的人。

在巴士上，人很挤，我们没什么机会谈话。我下车的时候，他也要下车，还问我去哪里。我说：“我去找爸爸。”

他就说：“怎么，你爸爸不是跟你们住在一起的么？”

我说“我爸爸那边是大家庭，我们三个人是个小家庭。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！”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。“为什么，你们不跟爸爸住在一块？”他真是无所不问。

“那边的环境太复杂，不好相处。我爸爸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子。其他的人呢，有阴谋家、有白痴、有疯子、有带发修行的居士、有留学生、有大厂家、有名流绅士、有吸毒的花花公子、有飞女、有三姑六婆。唉！说不完，各式各样，那边是一个小世界。”

“唉！可是，为什么你那么纯洁？”他说着，望了我一下。

“我纯洁？为什么你要说我纯洁？”

“是我妹妹说的。”

“你妹妹很纯洁，她不知道我复杂就是了。”

“我看你一点也不复杂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你很坦白，很爽朗，无忧无虑。”

“谁说 I 无忧无虑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心里头呀，有一块大石头压着，闷得要死。”

“你闷什么？”他又追问起来。

我说：“好吧，就告诉你吧！因为我跟你妹妹是好朋友，所以也不怕告诉你。我呀，我丢了人家一万块钱，现在都不知怎么办才好？”我就是有这个毛病，怎样也封不住自己的口。

他听了我的话，似乎很诧异，频频说：“丢了一万块钱，你是怎丢的？”

我说：“跟你说说也好，你看不看侦探小说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如果你看侦探小说，那么，也许你能替我分析一下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好神秘呀！”

他抿着嘴笑了笑，不知笑我什么。一会儿又说：“好，你说，我替你分析一下。”

我说：“那么，你听着，我拿一万块钱到人家家里去，我是预备把钱还给人家的，你明白么？我的钱，是放在手提袋里的，竟然丢失了。”

“那么怎样？”他似乎很奇怪，很急于听我讲下去。

“我把一万块钱放在手提袋里，我就出门啦！一路上，我是很小心的。我上过巴士，不过在巴士上，我的手提袋一直放在自己面前，而且用手按着。我坐的位子旁边又没有人；那时候，巴士上的人不多，绝不会有人偷去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把它丢掉的呢？”他又问我。

“你听我说下去，我下了车，我就一个人走。就是现在我们所走的这条路。”说着，我用手指指马路的路面。

“唔，那么后来又怎样？”

“后来，我到了人家家里。我预备还钱。可是，那人却拖了我进她的卧房去，看一些新买的衣料。我只看了一会儿，便走回客厅，因为我心头惦着那一万块钱嘛！好了，我回到客厅，打开手提袋一看：所有钞票都不翼而飞了。你说是不是会把我急死呢？”

“你慢着，慢着！”他用手势制止我往下说。他那神情，真有点象探长办案似的。

他很认真替我分析起来。他问我：“你是说，你把手提袋随便放在客厅里，就离开客厅，走进人家的卧房？”

“我不是随便放的。”我分辩说：“当时，我预备一去就还钱的。可是，那个人的嘴巴非常厉害的。她想讨好你的时候，你恨她也好吧，你都很难当面拒绝她的好意的。”

“你，你先不要描写那个人，我是想知道，你的手提袋是不是放在客厅？”

“是呀，那手提袋放在沙发上。我本来预备拿起手提袋，再跟她一起进卧房的。可是，她没让我拿，还说什么‘手提袋就放着行哪，客厅又没有人，谁偷你的钱？’这样，我一时大意，就没坚持拿手提袋。我就跟她一起进了她的卧房。”

“唔，”他点了点头说：“后来，你再出来，钱就不见了。”

“是呀！不过，我进她卧房没多久，我记得，顶多五分钟左右，再出来，钱就不见了。怎会那么快？你想！”

“会不会是佣人偷去？”

“当时客厅里什么人也没有。”

“可是，你不是进了她卧房五分钟吗？在这五分钟里头，你怎知道没人进过客厅？”他说着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他似乎真的把自己当作一个聪明的侦探呢！

“我也是那么怀疑。”我说：“可是后来，她也帮着我查问佣人。查问的结果是：那五分钟之内，不可能有人进过客厅。她硬说我的钱，一定是在巴士上丢的。”

“她查问佣人的时候，你在不在场？”他盯着我问，似乎他已经抓到了“破案”的关键，一派自信的神气。

“唉！在的。不过，我不能再跟你说下去了，我到了。这里就是，谢谢你送我一程。再见！”我说。

他抬头望了望那一座象堡垒那么坚固，那么雄伟，那么庞大的建筑物，很是惊讶，讷讷地说：“你爸爸原来是个大富翁。”

我笑了笑说：“可是，我穷得很哩。”

就这样，他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就依依不舍地走了。

我进了那座阴森森象堡垒似的家，找不着爸爸，只好又出来。找爸爸，有时就象见皇帝一样艰难。

出门之后，我还看见晓如的背影，但我没有追上去。他一定是在我的家附近徘徊了很久，要不然，不会走了这么久，才走了那么短短一段路。我不想追上去，所以，只好把脚步放得非常慢。

我为什么要避开他呢？我自己也不明白。

找不着爸爸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现在唯一害怕的是，三姨太突地又闯来找我和妈妈，这一来，我丢了一万块钱的事，就要给说穿了。

那一万块钱，到底是不是三姨太整蛊我，派人从我手提袋

中拿走的呢？我这样的猜想，是不是冤枉了她呢？是不是真的被佣人偷了呢？如果佣人偷走了，三姨太为什么包庇那些佣人呢？昨天，我为什么不坚持要查工人房呢？不过，即使当时我去查，也未必查得出来。唉！也许我真的是在巴士上丢了也说不定，听说，现在那些扒手是非常高明的。

唉！我还是把这事告诉妈妈好了。不能，不能，绝不能。

隔壁的阿芬病了，她妈妈四姑过来，问我有没有工夫替他们熨袜子。我们答应了，她说要把工钱给我们，我们坚持不要。其实，象他们一家那样，一家人通力合作，搞了那么一个家庭式的织袜小工场。织袜、染袜、烫袜、熨袜、贴商标、发货给街头摊织贩，全都由一家包办。这样，一家人也可以糊口过日子。我和妈妈、弟弟三个人，勤恳一点，糊口总不成问题吧！不过，看他们一家人真是够忙的。阿芬的脸，总是青青黄黄，没有一点血色。我呢，靠从前那段当小姐的日子，吃了不少珍馐美味，现在底子也差不到哪里去。唉！我写这些干什么呢？总之，穷人的日子是难过的，穷苦穷苦嘛！穷字是和苦字连在一起的。

妈妈老问我，写那么多日记干什么。我说，我不知道，只是喜欢写，写了心里就舒服。

其实，写日记，似乎有这个好处，有些事情，乱七八糟一大堆，写着，写着，渐渐就有了头绪，应付的办法也有了。

×月×日

今天，晓如又来了，来的时候，妈妈正在客厅熨衣服。上次，晓如在妈妈面前是不大说话的。今天，不晓得他发了什么神经，一进门就说：“我替你想了一个通宵，想出一个办法，可以帮你分析一下，你那一万块钱是怎样丢的，可能给什么人偷掉。”